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八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周雲翮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四十一

鄉飲酒禮

漢書成帝本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

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後漢書伏湛傳湛雖在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

慈田案伏湛奏行鄉飲酒禮以紀傳參校當在建武五年是此禮光武時已行之不始于永平也

李忠傳建武六年忠遷丹陽太守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晉書禮志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晉傳玄辟雍鄉飲酒賦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鹵簿齊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享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

賔主百拜貴賤攸敎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

嘒嘒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

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敎之宏普也

魏書孝文帝本紀太和十一年冬十月甲戌詔曰鄉飲

禮廢則長幼之序亂孟冬十月民閒歲隙宜于此時導

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内推賢而長者敎其里人父

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敎者具以名聞

隋書禮儀志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

先聖先師年别一行鄉飲酒禮州郡縣亦每年于學一

行鄉飲酒禮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六年七月巳巳詔天下行鄉飲酒禮

通典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

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

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兹弊俗可先録鄉飲禮

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行

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

冊府元龜永隆元年七月制曰鄉飲之禮爲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

唐書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由州縣者曰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講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蕙田案鹿鳴宴之名始於此

通典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

所主者宣揚禮樂典册經籍所以教者返古還淳上奉
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
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酒禮頒行于天下比來唯貢
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
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
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
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絶雅聲不
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

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人于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稍加勸奬以示風俗

唐開元禮鄉飲酒正齒位附

鄉飲酒之禮刺史為主人此為貢人之中有明經進士身兼德行孝顗灼然明著道表門閭及有秀才皆刺史為主人若無上佐攝行事先名鄉之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介以下無其人則闕正齒位每年季冬縣令為主人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

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衆賓

主人戒賓立于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立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于賓之左北面受命立于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某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于門東西面北向再拜毋辱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髙應兹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謀於父師少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拜主人退賓拜送主人戒

介亦如之戒辭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吾子臨之正齒位無戒賓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正賓正齒位云三席三於賓席之西賓下倣此各南向皆不屬焉又設堂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面北上正齒位設衆賓席於楹間近南北向東上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北少退左酒在西加勺冪置篚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觶設賛者位於東階東西面北上賓介及賓至在於廳事大門外之右東向北上執事者俱復位主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

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降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衆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拜揖問施皆有相贊正齒位）（衆賓立于三賓之後）主人將進揖當階（據禮作陳）揖賓皆報揖至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執罇者徹冪主人適

篚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立主人少退賓進於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阼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贊者薦脯（正齒位葅醢下倣此）於賓席前（正齒位賓以下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及主人皆六豆）賓自西方升席南面立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賓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於籩豆之間遂祭酒啐酒興降席東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興適罇實之進主人席前東面南酢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

退復阼階下北面立賓退復西階上北面拜送爵贊者
薦脯醢於主人席前主人由席東自北方升席贊者設
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主人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興自南
方降席復阼階上北面跪卒爵執爵興跪奠爵於東序
端興適篚跪取觶實之以酬復阼階上北面跪奠觶遂
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觶執觶興
適罇實之進賓席前北面賓拜主人少退賓既拜主人
跪奠觶於薦西興復阼階上位賓遂進席前北面跪取

觶復西階下位主人北面拜送賓進席前北面跪奠觶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主人北面揖遂降立于阼階下西面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席東面主人將興降於禮故賓不居堂上位主人進延介主人揖介介報揖至階一讓主人升阼階介升西階皆當楣北面立主人詣東序端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退復位主人於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之東贊者薦脯醢於介席前

介進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介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南方降席北面跪卒爵執爵興介授主人爵主人適罇實之以酢於西階上立于介右北面跪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爵執爵興進跪奠爵於西楹南還阼階上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于阼階前西面揖衆賓遂升適西楹南跪取爵適罇實之進于西階下南面獻衆賓之長升西階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衆賓長之右北面拜送贊者薦

脯醢於其席前衆賔之長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酒執爵興退于西階上立飲訖授主人爵降復位主人又適罇實之進于西階上南面獻衆賔之次者如獻衆賔長之禮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適罇實酒進于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賔每一人升受爵跪祭立飲賛者徧薦脯醢於其位訖主人受爵奠於篚主人與賔一揖一讓升賔介衆賔序升即席設工人席於堂廉西階之東北面東上側邊曰廉工四人入先二瑟後二歌工持瑟

升自西階就位坐工歌鹿鳴卒歌升入立于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訖司正升西階司正為主人之贊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慮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跪取觶於篚興適罇實之降自西階詣階間右還北面跪奠觶拱手少立跪取觶遂飲卒觶再拜賓降席取觶于篚適罇實之詣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進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賓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阼階上東南面授

主人主人再拜賔少退主人受觶賔于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同階禮殺賔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面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進立於主人西北面主人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介答拜主人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立介拜主人少退介受觶主人于介東北面拜送主人揖復席司正升自西階北面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近北面立于介右旅序也于是介酬衆賔又以次序相酬也某者衆賔也同姓則以伯仲别之又同則以某字别之受酬者由介東尊介使不失故位司正退

立於序端東面避受酬者又使其贊相上下介跪奠觶遂拜執觶興某子答拜介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觶介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自西方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觶遂拜執觶興受酬者答拜某子受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之受酬者受觶某子立於受酬者之右揖復席次一人及堂下衆賓受酬亦如之於某子卒酬者以觶跪奠于篚復階下位司正適阼階

上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司正迴北面告于賓曰請賓坐賓曰唯命賓主之詞皆司正傳賓坐各就席坐若賓主俱公服者則皆降脫屨于階下主人先左賓先右禮畢降納如常正齒位於楹間北面乃揚觶而言曰朝廷率由舊章敦行禮教凡我長幼各相勸勗忠于國孝于親內睦于閨門外比于鄉黨無或愆墮以忝所生賓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觶再拜跪取觶飲卒觶興賓主以下皆坐司正適篚跪奠觶興降復其位司正降復位乃羞羞進也所進者醢正齒位無進羞無算爵無算樂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三賓以上贊者二人行爵以下取足也正齒位又無算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也主人之贊者與焉燕訖賓主俱興賓以下降自西階

主人降自東階賔以下出立于門外之西東面北上主人送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賔介逡廵而退

唐書韓思彦傳思彦子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

李栖筠傳栖筠為常州刺史行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

五代史李愚傳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

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

宋史禮志鄉飲酒之禮有三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禮三也後世臘蜡百神春秋習射序賓飲酒之儀不行于郡國進貢士日設鹿鳴宴猶古者賓興賢能行鄉飲之遺禮

也然古禮有賓主僎介與令之禮不同器以尊俎與令之器不同賓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東南僎坐東北與令之位不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次主人獻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獻衆賓與令之儀不同令制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且以知州軍事為主人學事司所在以提舉學事為主人其次本州官人行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為衆賓亦古者序賓養老之意也是月也會凡學之士及武士習射亦古者習射于序

之意也唐貞觀所頒禮惟明州獨存淳化中會例行之

玉海淳化三年詔有司講求鄉飲酒故事命學士承旨

蘇易簡等撰樂章三十四鹿鳴六南陔二嘉魚八崇丘

二關雎十鵲巢六五月禮院詳定其儀後不果行

宋史樂志淳化鄉飲三十四章

鹿鳴呦呦命侶與儔宴樂嘉賓既獻且醻獻醻有序

休祉無疆展矣君子邦家之光　鹿鳴呦呦在彼中

林宴樂嘉賓式昭德音德音愔愔既樂且湛允矣君

子實慰我心　鹿鳴呦呦在彼高岡宴樂嘉賓吹笙鼓簧幣帛箋箋禮儀蹡蹡樂只君子利用賓王　鹿鳴相呼聚澤之蒲我樂嘉賓鼓瑟吹竽我命旨酒以燕以娛何以贈之玄纁綦如　鹿鳴相邀聚埸之苗我美嘉賓令名孔昭我命旨酒以歌以謡何以置之大君之朝　鹿鳴相應聚山之荊我燕嘉賓鼓簧吹笙我命旨酒以逢以迎何以薦之揚于王庭

右鹿鳴六章章八句

瞻彼南陔時物嘉良有泉清泚有蘭馨香晨飲是汲夕膳是嘗慈顔未悦我心靡遑　嬉嬉南陔眷眷慈顔和氣怡色柔甘與鮮事親是宜事君是思虔恭忠孝邦家之基

右南陔二章章八句

洋洋嘉魚佇以美罛君子有道嘉賓式燕以娱　洋洋嘉魚佇以芳罟君子有德嘉賓式歌且舞　我有宫沼鼉龍擾之君子有禮嘉賓式貴表之　我有宫

藪麟鳳來思君子有樂嘉賓式慰勤思　相彼嘉魚爰縱之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　相彼嘉魚在漢之罧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康　森森喬木美蔓縈之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宜之　喈喈黃鳥載飛載止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且喜

右嘉魚八章章四句

崇丘峩峩動植斯屬髙既自遂大亦自足和風斯扇膏雨斯沐我仁如天以亭以育　崇丘巍巍動植其

依高大之性各極爾宜王道坦坦皇猷熙熙仁壽之域烝民允躋

右崇丘二章章八句

關雎于飛洲渚之湄自家刑國樂且有儀　郁郁芳蘭幽人擷之温温恭人哲后求之　求之無斁寤寐所屬馨爾一心受天百禄　郁郁芳蘭雨露滋之温温恭人主組縻之　郁郁芳蘭佩服珍之温温恭人福履綏之　關雎蹌蹌集水之央好求賢輔同揚德

光　蘋蘩芳滋同誰掇之願言賢德靡日不思　偶其賢德輔成巳職求配玉音服之無斁　潔其粢盛中心匪寧薦於宗廟助君德馨　賢淑來思人之表儀風化天下何樂如之

右關雎十章章四句

彼鵲成巢爾類攸處之子有歸瓊瑶是祖　彼鵲成巢爾類攸匹之子有行錦繡是飾　彼鵲成巢爾類攸供之子有從蘭蓀是奉　伊鵲成巢珍禽戾止婉

彼佳人配于君子　伊鶺營巢珍禽攸處內助賢侯弼于明主　伊鶺營巢珍禽輯睦均養嘉雛致于蕃育

石鶺巢六章章四句

名臣奏議宋太宗時鄉貢進士田錫請復鄉飲禮書曰臣聞聖人制鄉飲酒之禮行鄉校之間俾人徧知而易識也盖其禮甚辨其儀甚詳有獻祭之儀有俎豆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為主延鄉人之老者為賓揖

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情自秦承周衰漢遡秦亂不能行之漢世祖始一行之旋廢西晉行之又廢至唐乃明著禮文散頒郡國長吏以化黎民至開元中宣州刺史裴耀卿以爲鄉飲之儀惟于貢士之日畧得舉用其餘寢停乃拜奏上言歲行禮制於是宣州耆老每聞歌白華華黍南陔由庚之頌觀者踴躍聽者感泣風移俗易以是知先王之禮不徒行也願陛

下申明舊典頒鄉飲之禮使其觀祭獻之嚴則知不忘報本矣觀蘋蘩之祀則知所貴者誠矣見賢者為主則知懋德者可尊矣視老者為賓則知年高可恭矣閲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撙節之可學矣見升降進退之容則知折旋俯仰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悦於和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稔禮漬道革惡歸善為父而慈為子而孝為兄而友為弟而恭為夫而和為婦

而柔一家率之一鄉化之一國與之天下同之得非
王者厲精於禮樂而致之有然哉則比屋可封之俗
不獨堯舜之時也聖代當復見矣
蕙田案漙化修鄉飲之儀實自錫言發之
觀承案宋時猶行鄉飲之禮庶幾尚能存古
然何不即用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舊文而
必另造其詞乎且既欲另造則宜别為其詞
以合隨時從俗之義亦可也而乃改頭換面

南雅古詞何耶且笙入無詞尤不當造其病

正與束晳同適增其陋而已

玉海徽宗政和三年詔州郡鹿鳴宴改為鄉飲酒

宋史禮志政和禮局定飲酒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

用之屬並參用辟廱宴貢士儀其有古樂處令用古樂

既又以河北轉運判官張孝純之言周官以六藝教士

必射而後行古者諸侯貢士天子試諸射宫請詔諸路

州郡每歳宴貢士于學因講射禮于是禮官參定射儀

鄉飲酒前一日本州于射亭東西序量地之宜設提舉學事諸監司知州通判州學教授應赴鄉飲酒官貢士幕次本州兵馬教諭備弓矢應用設樂其日初筵提舉學事知州軍通判帥應赴鄉飲酒官貢士詣射亭執弓矢揖入射秉矢若中則守帖者舉獲唱獲執算者以算投壺畢多算勝少算射畢贊者贊揖酬酢如儀畢揖退飲如鄉飲酒紫玉海作政和五年

高宗紹興七年郡守仇念置田以供鄉飲之費

高宗本紀紹興十三年夏四月癸亥頒鄉飲酒儀于郡
國
禮志紹興十三年北部郎中林保乞修定鄉飲儀制徧
下郡國于是國子祭酒高閌草具其儀上之
玉海林保修定鄉飲酒矩範儀制請徧下郡國令取明
州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奏
可其禮有主賓僎介三賓有肅賓序賓祭酒主獻賓酬
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修爵無算沃洗揚觶拜送既及約

東九事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七年春正月辛卯以舉人多冒貫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

禮志慶元中朱熹以儀禮改定主賔僎介之位其主則州以守縣以令位于東南賔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于西北僎則州以倅縣以丞或簿位東北介以次長位西南三賔以賔之次者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相及賛以士之熟于禮儀者其日質明主人率賔以下先釋菜于

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肅賓介與衆賓既入主人序賓祭酒再拜詣罍洗洗觶至酒尊所酌實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跪以獻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主以下各就席坐訖酒再行次沃洗贊者請司正揚觶致辭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主人興復至阼階楣下僎從賓介復至西階下立三賓至西階立並南向主人拜賓介以下再拜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自東出賓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主人立于門外

之左西鄉僎從主人再拜賔介以下皆再拜退

朱熹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疎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賔興有日熹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修虔告

理宗本紀景定五年夏四月辛亥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明會典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禮條式使民歲

時燕會習禮讀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序長幼之節遂為定制五月定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師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于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會或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為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于里中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

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

明集禮縣邑飲酒讀律儀注

立賔主介僎

每冬季行事縣令為主以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為賔其次一人為介又其次一人為三賔又其次一人為衆賔鄉人嘗為大夫士而致仕者或寄居之士大夫年德可尊禮者一人為僎（如無則以縣丞主簿為之無則闕）以衆所推服者一人為司正贊禮一人及贊引者皆擇

士之容貌詳緩習禮儀者為之賔主各有贊引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席設位次席為坐席位為立位次為更衣服之所

設賔席于堂北兩楹之間少西南面冠禮醮于客位今世亦指此處為客位主席于阼階上西面在東楹之東少北介席于西階上東面在西楹之西少北僎席于賔東南面謂兩楹之間少東世俗謂此處為主位三賔席于賔西南面與賔共為一列皆專席不屬衆賔六十以上者席于西序東面北上若賔多則又設席于西階上北面

東上僚佐席于東序西面北上僚佐謂縣丞以下若丞為僎則主簿典史居此設衆賓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西階之西當序東面北上若賓多則又設位于西階之南北面東上凡立位皆設席而不坐至無算爵乃坐司正及讀律者位于堂下阼階之南北面西上案儀禮司正位于兩階之間北面而脯醢薦于其位今薦脯醢皆設桌案與古異故改位于此設主之贊者位于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設主及僚佐以下次于東廊賓介及衆賓次于庠門之外僎次亦在門外

陳器

設酒尊于堂上東南隅加勺冪用葛巾爵洗于阼階下東南篚一于洗西實以爵觶盥洗在爵洗東設卓案于堂上下席位前

亲儀禮徧有脯醢皆薦于其位則立者亦當有之但古者席地而坐故薦于地上今難從

陳豆于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賓之數

若九十者為賓六豆則主人亦六豆其餘悉皆倣此

皆實以葅醢

賓興賢能則用脯醢

設奠爵卓案于東序端及西楹南各一

舍菜

若賓興賢能則前一日舍菜于先聖先師如常儀正齒位則省

立班

其日質明主及賓介以下各就次執事省視器饌畢請主次前告具乃命鼓人鳴鼓贊引導主及僚佐以下出次（主及僚佐朝服餘深衣）主立于阼階下西面僚佐序立于主之後皆西面北上司政及讀律者北面西上贊禮進立于東階之西近堂廉賓之贊引導賓以下盛服出次序立

于庠門外之右介居賔南三賔居介南衆賔居三賔之後皆東面北上僎仍居次不出

迎賔

班定贊引唱主迎賔贊引進主之左曰請迎賔乃導主出庠門外西面立僚佐不出贊引唱揖主揖賔以下皆揖贊引唱肅賔主揖賔賔報揖贊引導主先入門左西面立賔之贊引唱揖賔揖介介揖衆賔序行入門右皆東立如門外之序

序賓

主揖賓遂行當階再揖將及階又揖賓皆報揖皆贊引唱之至階主阼階下西面即初位賓西階下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南俱東面北上

獻賓

贊禮唱主以賓升贊引進主之左曰請延賓主與賓三讓主先升阼階賓升西階俱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獻賓贊引進於主之右曰請酌酒導主降自阼階詣盥洗

位次詣爵洗位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詣尊所執事者舉冪主執爵酌酒以爵授執事者（並如釋奠儀）至賓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北面獻賓贊引導賓自西階趍就席末東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報揖卒爵以爵授執事者（謂賓之執事者蓋將酢於主也）主退立于阼階上北面賓退立于西階上北面如初升

賓酢主

贊禮唱賓酢主贊引進賓之左曰請酌酒導賓降自西

階執爵者從詣盥洗位爵洗位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並如前儀至主席前執爵者以爵授賓賓東南面酢主贊引導主趍就席末西北面受爵賓揖送爵主報揖卒爵賓退立于席末賓之席也酢事畢退立于席末主將與介為禮也主乃以爵奠于東序端卓上復阼階上北面立主退復阼階而不就席末者將有事也

獻介

贊禮唱主延介贊引進曰請延介導主降自阼階西南

面揖介至階一讓主遂升介升西階並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主獻介贊引進曰請酌酒尊主詣東序端取所奠爵授執事者詣尊所酌酒以爵授執事者如前至介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南面獻介贊引導介自西階上趍就席末北面受爵主乃揖送爵介報揖卒爵以爵授主退立于席末（介之席也）主以爵奠于西楹南退阼階上北面如初（將與三賓為禮也）

獻三賓

贊禮唱主獻三賓贊引導主降阼階西南面三揖衆賓衆賓皆報一揖主升取西楹南所奠爵酌酒如前進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贊引導衆賓之長一人升西階上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長報揖卒爵以爵授主賓長就席立于席末三賓之席也次導賓長之次者一人升受爵如前又次一人亦如之主乃以爵授執事者少退西面立

獻衆賓

贊禮唱獻衆賔執事者酌酒授主主復進西階上南面獻衆賔衆賔六十以上者每一人升西階上受爵卒爵退就西序之席立于席末升者畢主以爵授執事者下奠于篚堂下者不獻主退就席末位

升位

贊禮唱衆賔皆升位主乃自席末先升席賔介以下皆自席末升席堂下者就位引僚佐升自東廡就席堂上者坐堂下者立

僎入無僎則去此條升位後僎始入者儀禮注云不干主賔正禮也

賛禮唱僎入賛引導僎出次僎朝服致仕者服深衣亦從便入門左主降自阼階迎于門内賔介降立西階下三賔不降主與僎揖讓升主升阼階僎升西階當楣北面立賔介皆升立西階升面北上賛禮唱主獻僎賛引進曰請酌酒導主降洗爵詣尊所酌酒如賔儀至僎席前東北面獻僎賛引導僎自西階上趨就席末東西南面受爵主揖送爵僎報揖卒爵以爵授主主以授執事者下奠於篚主及賔介各升席

揚觶

贊禮唱司正揚觶贊引導司正出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次詣爵洗位取觶于篚洗觶拭觶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進兩楹之間北面立贊者唱在坐者皆起賓主以下皆起拱立司正乃舉觶而言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勗為臣竭忠為子盡孝內睦於閨門外順於鄉黨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言畢揖賓主以下皆揖司正遂飲卒爵復揖

以爵授執事者降自西階復位賔主以下復坐

讀律若賔興賢能不用此

贊禮唱讀律執事者設律案于堂上兩楹之間次引讀律者出位詣盥洗所盥手帨手訖乃升自西階執律者以律從至案前北面立執律者以律置案上立于案傍西面在坐者皆起讀律者揖賔主以下皆揖復坐乃展律詳緩讀之畢在坐者又起讀律者揖賔主以下皆揖讀律者降自西階復位執律者以律從如初

無算爵

贊禮唱爵行無算於是堂下者皆坐執事者行酒酒三行或五行食三品或五品徧及主之贊者皆與

賓出

贊禮唱禮畢主興降自阼階賓以下降自西階僚佐降自東廡堂下衆賓以序俱出至門外主門左西面僚佐以下列主之後賓門右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後贊引唱揖賓主以下皆揖退

蕙田案集禮定於明初其時賓興賢能尚用

鄉飲之禮洪武十六年重頒圖式删去此條

而賓興與鄉飲判爲兩事矣

里社飲酒讀律儀

立賓位

里長爲主以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習禮者一人爲

賓次一人爲介又次爲衆賓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設

設賔席於堂之西北南面設主席於東南西面介席於堂之西南東面衆賔六十以上者席於兩序東西相向五十以下者席於堂下亦東西相向各設卓案於席前豆用葅醢設讀律席東楹下西面如教官講書之位

序賔

其日質明賔介及衆賔皆至門外主出迎東向揖賔賔以下西向報揖主先入門而右賔入門而左介與衆賔從至階主升西階上東面賔介於東階上西面衆賔六十以

上者皆自東階升分為兩班東西相向北上居西者立主之後居東者立賓介後五十以下者立堂下亦分兩班東西相向北上

主與賓皆揖各就席坐執事者行酒酒一行止

讀律

執事設卓案於東楹讀律席前次引讀律者正衣冠升席展律于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坐者皆起立拱手

讀律者揚言曰恭惟國家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中爰用古禮屬民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夙夜毋干㦸

憲以忝祖父言訖斂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衆賓之列賓復坐酒三行止

賓出

主先興賓介以下皆興序立如初升堂下者亦如之賓主皆揖主送于門外揖退

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圖式　一各處府州縣每歲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舉行於學宮除僎賓外衆賓序齒列坐其僚屬則序爵前一日執事者于明倫

堂依圖陳設坐次至日主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速賓僎以下比至執事者報賓至主偕僚屬迎于庠門之外以入主東賓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拜畢皆坐僎至介至儀亦同既齊至各就位執事者引司正由西階升詣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僎賓以下皆立各相揖執事舉酒授司正司正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

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司正遂飲酒以觶授執事仍各相揖司正復位及僎賓以下皆拱立行揖禮如揚觶儀及讀皆肅而聽之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讀畢執事者舉僎案至賓前次僎次介次主三賓以下次第舉之乃主獻賓執事者酌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答拜以次奠爵儀如之畢主復位遂酬主賓起僎從之執事者酌酒授賓賓授酒詣主前置于席稍退兩拜賓僎主皆拜遂就位坐酒三

行湯三品遂徹饌各起離席僎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行兩拜禮遂送賓分東西行乃三揖出庠門而退　一里社每歲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禮所用酒殽即一百家内供辦坐以齒次年老者雖至貧上坐少者雖至富必下之不許攙越違者以違制論有過犯者雖年長而富亦坐席末聽讀律受戒諭飲酒畢同退如不行赴飲及强坐衆賓之上者為頑民許主席及諸人首告遷邊遠為民主席及衆賓容隱者同罪其各

里社以百家為一會内以里長主席其餘選年最高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為賓其次一人為介餘以年齒叙坐如有致仕者主席請以為僎擇通文學者一人揚觶一人讀律一人賛禮前期主詣賓門請曰某日行鄉飲酒禮吾子年高德卲敢請為賓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曰詢諸衆莫若吾子賢敢固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不敢辭主遂拜請介亦如之曰敢請吾子為介先執事者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南向設主席于堂東南西向

賓六十以上者席于堂中上兩序東西相向如賓多年幼者席于堂下阼階之南北面西上至日主迎賓及獻酬揚觶讀律酒數行皆如學宫儀飲畢明日賓介僎衆賓詣主家拜謝鄉飲之賜主出門拜謂辱昨日之來一鄉飲之設所以尊高年尚有德興禮讓敢有諠譁失禮者許揚觶者以禮責之其或因而致爭競者主席者會衆罪之

二十二年定鄉飲酒禮凡良民中年高有德無公私過

犯者自為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户役差税遲悮及曽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為一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曽犯奸盜詐偽説事過錢起滅詞訟蠹政害民排陷官長及一應私杖徒流重罪者又為一席序坐于東門之外執壺供事各用本等三家子弟各要分别三等坐次善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依原頒定式如有不遵序坐及有過之人不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蕙田案洪武二十二年所定鄉飲儀分善惡

三等序坐不得混淆葢於講禮讀法之時微寓彰善癉惡之指雖古禮所未有而於化民成俗之義亦有當焉惜乎有司視為具文未聞有實心奉行者也

右歷代鄉飲酒禮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九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四十二

學禮

蕙田案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太學之制昉于五帝其名為成均虞曰庠夏曰序殷曰瞽宗周曰辟廱又兼立四代之學是為

五學又有門闈之小學以教國子四郊之小學以教國人待其既長然後由小學而進于太學焉其鄉遂州黨亦各有學諸侯之國亦立太學小學鄉學蓋三代以上莫不以立學為先務其教之之法國子則師氏詔以三德保氏詔以六藝大司樂詔以樂德樂語樂舞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中年而考校九年而大成其秀者官之其不率教者屛之

至於鄉學則鄉遂之吏受教法于司徒以鄉三物教之歲時書其德行道藝三年大比興其賢能而登于天府又中年論其秀者升于太學俾與國子齒焉諸侯則歲貢其太學之秀者天子試之射宮視其賢否而行慶讓之法以是知先王之於士教之必周擇之必慎而後可收得人之效也天子又以春秋視學修釋菜之儀舉養老之典承師問道合語乞

言以身先為之嚮導故學士莫不蒸蒸丕變相與勉為賢者而恥為不肖然則學之禮顧不重哉古禮經有學禮一篇見於大戴禮賈誼新書所引惜其文不傳今採録經傳以補禮經之闕而後世學校選舉視學養老經筵見於史者俱以類附之其釋奠儀節已見吉禮故不及云

禮記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

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于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疏虞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云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殺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

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為庠制故上文云
耆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駁異義云
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
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太學在郊
內則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
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
國之西郊
蕙田案虞殷之太學在西夏周之太學在東
東膠又在辟廱之東故大戴禮謂之東學以

其法夏后氏之序故亦曰東序對郊外小學而言故以東膠為大學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亦謂東膠也

王制天子曰辟廱注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疏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也案詩注云王廱水之外圓如璧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

詩大雅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植者曰虡横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論之言倫也虡也栒也取以懸鐘鼓也設大版于上刻畫以為飾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

廱中者言感于中和之至　疏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

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于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傳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箋凡聲使瞽矇為之

蕙田案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以警衆及天子至始大合樂故於鼓獨一再言之

周頌振鷺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辟君章句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何氏楷曰辟通作壁廱說文謂天子鄉飲之地即辟廱也字从广雝聲按廱字當从广下邕广讀若儼象對剌高屋之形四方有水曰邕辟廱之制四面有水環之正合邕義从邕為意兼聲今不諧邕而諧雝殊不可解雝者鳥名也漢書又通作雍考說文乃無雍字三輔黃圖云周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曰壁廱如壁之圓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于外禮統云內如覆外如偃盤毛云水旋丘如壁曰壁廱以節觀者孔云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壁然土之高者曰卯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卯言之以水繞卯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陳祥道云辟廱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考之於禮黼籩錢璧之類皆外圜內方圓而函方陰陽之義

也漢明帝視辟廱人圜橋門而觀周制宜亦然也今案據此則辟廱之說本自明白繹其字義即其制度亦可想見後人紛紛妄生異論白虎通謂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韓詩說謂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禮記注疏謂辟明也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和諧樂書謂夏后氏以序名學則主以禮射而畧於樂商人以瞽宗名學則主以樂教而畧於禮周人兼而用之而名其學以辟廱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為禮廱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為樂辟廱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以同人心出治道胡致堂謂靈臺詩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虡業莫不均調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皆以已意穿鑿附會最誤學者故詳闢之鄭云辟廱三靈皆同處在郊今按黃圖載靈臺辟廱皆

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同處之說不為無據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先儒亦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雝也

韓詩說謂辟廱在南方七里之內此不足信孫鑛云東漢左辟廱右靈臺正是法周蓋二地相近

大雅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箋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疏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雍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立為天子之學矣

何氏楷曰武王遷鎬已久及有天下鎬始稱京辟廱在鎬京中所以教天子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之

處武王所首重故特舉而言之

蕙田案周於國中立五學而辟廱居其中其東西南北四學則為教國子肄業之地故武王臨辟廱而四學之士咸來觀禮莫不感化於德心悅而誠服周之作人於斯為盛經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謂成均上庠瞽宗東序之學者非汎指四方之人也

白虎通德論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

圓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道治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

鄭氏鍔曰大司樂所掌者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舞樂語則成均乃習學之所大司樂所掌者

樂官之法以治學政則於他學之法無預可知名曰成均者德不能無虧性不能皆平樂之為教所以成之均之

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注鄭司農云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疏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以其教學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

禮記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典

謨之教所與也學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于東序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凡語于郊者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

蕙田案文王世子曰成均曰東序曰瞽宗曰上庠獨不及辟廱者以此篇主學世子及學士而言辟廱非教學之所也

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陸氏佃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立直于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食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

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
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
學亦大學也若辟雍雖太子不得預太子入學學者
所學之宫也辟雍非其所學之宫故云四學
鄭氏鍔曰周人立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為
成均水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學禮者就瞽
宗學書者就上序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
樂舞樂語者就成均惟天子承師問道及養老更之

類乃就辟雍故大戴禮有帝入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太學之文蓋周人立四代之學禮記云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又云瞽宗商學也然上庠下庠虞也東序西序夏也左學右學商也東膠虞庠周也不見成均為何代之學獨董仲舒謂五帝學康成從之他無所見或者以成均為辟雍豈其然歟

蕙田案陸氏鄭氏解四學五學之說極精惟云食三老五更就辟雍則未然三老五更之

位在東序不在辟廱也

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注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疏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陳氏禮書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

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
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
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即食三老五更於大
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
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
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
蕙田案注以西學為西郊之虞庠不如陳氏
主瞽宗之的然陳氏謂天子視學在成均則

又誤以成均辟廱為一

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注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曰以雝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

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記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耳

蕙田案孟子云序者射也澤宮為習射之所

其當在東序與

大戴禮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注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代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親夏物咸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于地惟象于天半見也故上爵也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

蕙田案此文亦見于賈誼新書漢書賈誼傳其所引學禮蓋古禮經之文而今不傳矣周立四代之學于國又立辟廱于中故有五學盧辨注大戴禮亦未明晰

易傳太初篇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

蕙田案蔡邕明堂論引此又引大戴保傅篇云與易傳同則此文當有夜入北學四字傳

寫偶脫之耳云太學天子所自學則世子不得與可知與祭義四學之說互相發明

又案天子之學有五中為辟廱亦曰太學天子視學則臨之其南為成均亦曰南學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居之成均者五帝之學也其北為上庠亦曰北學學書者居之上庠者虞學也其東為東序亦曰東膠亦曰東學學干戈羽籥者居之東序者夏學也其西為瞽宗

亦曰右學亦曰西學學禮者居之瞽宗者殷學也辟廱居其中四學環其外辟廱為天子講禮之學雖世子齒學亦不得就焉四學為學世子及學士之學故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大司成論說于東序大師詔禮于瞽宗典書者詔書於上庠祭義云四學據世子齒學而言學禮云五學據天子入學而言其實一也以四學對辟廱則辟廱為太學以郊外之小

學對四學則四學亦為太學矣至郊外之小
學則倣虞氏下庠之制謂之虞庠在國之西
郊皇侃謂四郊皆有虞庠然經無其文不可
知也先儒說學校之制人各一說紛如聚訟
今以學禮五學祭義四學參之文王世子王
制周禮詩大雅諸文反覆討論惟陸農師鄭
剛中之說獨為精當故依用之其漢唐以來
諸儒之說臚陳於後畧為辨正庶知所折衷

焉

辨諸儒以辟廱與明堂太廟為一

詩靈臺孔疏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内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

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與靈臺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圓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明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太學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古

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實一也頴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瀆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

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于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

氣之觀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内君臣同處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者明堂之内大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明大學非廟也非所以為證也周人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為正也左氏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

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文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于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雍皆在郊也

蕙田案明堂辟廱本非一地說者以大戴有明堂外水曰辟雍之語而明堂五室辟廱五

學又畧相近因傅會之馬宮蔡邕盧植潁容王肅諸家皆承其誤惟鄭康成非之而袁準正論駁之尤詳可謂有卓然之識者矣至袁氏以辟雍與太學為二其誤與孔疏同當分別觀之

辨劉氏孔氏以辟廱為小學

禮記王制孔疏劉氏以為周之小學為辟廱在郊詩靈臺孔疏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圜洛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廱與太學為一所以得太

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太學為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廱矣

蕙田案殷制太學在郊文王殷之諸侯故立辟廱于郊辟廱之名剏於文王至武王宅鎬建辟廱于國中遂為周家一代之學諸侯不得立焉文之辟廱殷制也故在郊武之辟廱周制也故在國靈臺辟廱何必在一處疏家比而同之乃以辟廱為小學即西郊之虞庠

失之遠矣

辨注疏以瞽宗上庠為小學

禮記文王世子孔疏東序是大學也春夏學干戈而用動秋冬學羽籥而用靜皆據年二十升於太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絃在殷之瞽宗也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于國者含周家為言耳故與此注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為其之制也先師以為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于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辨于夏學學禮于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教也

蕙田案疏以東序為大學瞽宗上庠為小學不知三者皆大學也記稱學干戈羽籥于東序學禮于瞽宗學書于上庠干戈羽籥非大于禮與書何故學禮書者獨在小學乎周立虞氏之上庠于國又立虞氏之下庠于郊經云上庠者别于西郊之下庠也注疏誤以上庠即虞庠遂并瞽宗成均俱為小學亦惑矣

辨注疏以成均虞庠為一

禮記王制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于上尊以相旅　疏春秋繁露云成均為五帝之學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注周人立此學之宮　疏即虞庠是也

王氏詳說曰世子篇曰謂之郊人逺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老于虞庠是已成均云者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于上庠是已鄭氏以成均為虞庠失之

蕙田案王氏辨成均非虞庠虞庠非上庠極是至以成均為上庠則非

辨注疏以四學為四郊之學

禮記祭義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疏天子設四學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為小學設置于四郊是天子設四學據周言之皇氏云四郊虞庠為以四郊皆有虞庠

蕙田案四學皆大學非四郊之學說見前

辨劉氏項氏四學之說

劉氏敞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雍則辟雍敢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商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庠辟雍惟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于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以其包四代之

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蔥田棄辟雍之南尚有成均一學成均東序瞽宗上庠四代之學也合辟廱為五學劉氏說尚未備

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廪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致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

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

蕙田案項氏說本于原父以瞽宗即校亦未然

辨陳氏禮書三學之說

陳氏禮書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

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馬則曰瞽宗以居右馬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邱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于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皐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為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

蕙田案周有五學如陳氏禮書所說止有三學由不知成均與辟雍非一地又誤以上庠為虞庠耳

蔡氏德晉曰天子設四學中為大學名曰成均教者所居以施教之地不在數中外四面為四學南曰辟雍北曰上庠東曰東序西曰瞽宗皆學者所居以肄業之地

蕙田案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成均亦學者肄業之地矣辟雍居中惟天子視學則臨之成均在辟雍之南蔡氏

以成均居中非是

右天子五學 郊外小學附

周禮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注虎門路寢門也

保氏使其屬守王闈 注闈宮中之巷門 疏師氏之屬守中門外保氏之屬守王闈門

蔡邕明堂論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

蕙田案天子立小學有二其一為門闈之學

師氏保氏掌之所以教太子而國之貴游子

弟亦學焉其一為郊外之學王制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先儒又謂四郊皆有小學後世既立國子學又立四門學葢取於此大戴禮保傅篇云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成童而就大學盧辯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蔡邕明堂論亦云周官有門闈之學而鄭氏注周禮不之及焉亦踈矣世子學於虎門其所與共學者惟王子弟及

公卿適子耳其餘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中之秀者當學於郊外小學若國中之大學則王制云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造皆造焉蓋皆由小學而進于大學者也

右門闈小學

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

百家為遂黨屬于鄉遂在遠郊之外　疏家有塾者此明塾之所在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黨謂周禮五百家也庠學名也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也術遂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有序亦學名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也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及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而尊魯亦立四代學餘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學也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今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此注云歸教于閭里其比與鄰近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鄭注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故鄉飲酒之義云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

居黨為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為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

陳氏禮書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

州序同可也

蕙田案古字術與遂通用月令審端經術注云術周禮作遂水經注引此文亦云遂有序陳澔謂術當為州非也

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

周禮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序州黨之學也疏黨正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為序若鄉則立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

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

陳氏禮書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户之間鄉射尊於賓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故尊于房户之間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尊於賓席之東而已鄉射禮豫鄭氏曰今文豫為序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堂序也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於其有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淺而前於其無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深而後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蓋

本於此

孟子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

朱子曰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漢書儒林傳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蕙田案以王制内則明堂位考之當云虞曰

庠夏曰序而校無明文或云殷曰校想當然矣周則鄉學曰庠遂學曰序州黨學亦曰序其縣鄙學蓋曰校何休曰中里為校室里屬于縣鄙則縣鄙曰校可知也蓋兼三代之名而命之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既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

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白虎通德論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也

陳氏禮書塾說文曰閭里門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

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也食貨志亦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為之門塾坐父師少師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書言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先路象路也次路木路也象路貴於木路而象路在左塾木路在右塾則左塾者東塾也里胥尊於鄰長而里胥在右塾鄰長在左塾則右塾

者西塾也何則自內視外則左東而右西自外視內則左西而右東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左西而右東也又曰公事自闑東私事自闑西此左東而右西也然則書言左塾史言右塾皆西塾也自內外言之異耳漢之時閭里亦有門史稱石慶入里門是也

漢書食貨志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

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于邑冬民既入餘子在于序室

劉氏敞曰周人以有虞氏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后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商人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為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擇校之秀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之太學

項氏曰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于天下

蕙田案黨學名序見于周禮劉氏項氏以為黨有校者臆說也

蔡氏德晉曰立學之制鄉則比無學而閭有學族無學而黨州鄉有學遂則鄰無學而里有學酇無學而鄙縣遂有學閭里之學皆名塾而在巷首黨州之學名序當在中閭鄙縣之學名校當在中里也鄉學名庠遂學名序遂降鄉一等遂學既名序鄙縣之學不得不名校矣左傳鄭人游于鄉校鄭風子衿刺學校廢康成云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蓋鄭之始封本在西都畿内故猶以六遂中縣鄙之學名其

鄉學也

䝉承案黨庠遂序之名雖不同然鄉尊於遂故遂學僅與鄉之州縣同名為序正是可通惟校無考据左傳鄭人遊於鄉校則校為鄉學之名亦可徵矣蔡氏謂鄙縣之學名校者恐不足据榕村李氏以校為鄉學之名極是似當從之要之庠序校學之名對文則各別散文亦可通禮家之言每有異同參錯者正

坐此以意會之可也

右鄉遂學

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疏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殷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

陳氏禮書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及

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者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蕙田案殷制大學在郊周制大學在國天子諸侯皆然陳用之説非是

諸侯曰頖宮注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疏頖是分頖之義故為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案詩注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

陳氏禮書頖宮泮水也其制半於辟廱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其北者闕南而

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以便人之觀也

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注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儐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泮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儐于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北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儐于東序明釋菜在于虞庠

蕙田案五等諸侯之大學皆有東序不獨魯也

禮記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注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疏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注頖宮郊之學也

詩靈臺孔疏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事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

陳氏禮書頖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於上帝則於之先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亦設于頖宮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

蕙田案魯立四學其中為泮宮其北曰米廩其東曰序其西曰瞽宗不立成均者避天子也魯之四學在國中故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杜佑通典云魯郡

古魯國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宫于上名為泮宫其不在郊外明矣南郊與泮宫何必在一處詩云魯侯戾止何必定往郊外諸儒强以為大學在郊之證皆不然也

詩魯頌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宫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注泮水泮宫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宫 箋泮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何氏楷曰泮水孔穎達云泮宮之外水也於文半水為為泮據說文云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徐鍇云天子辟廱水周之諸侯泮宮水繞其半此會意也鄭玄則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申鄭義云辟廱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廱也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故得圜觀之也天子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今案許鄭二說規制互異然白虎通有云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與鄭說合三人占吾將從二人矣泮宮今或稱作黌宮當是璜宮之誤半水為泮字義甚明或通作頖

亦字訛也乃鄭注禮記又謂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因聲附會殆不足信至戴埴則直疑泮宮非學名而引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宮于上名為泮宮與楚之渚宮晉虒祁之宮無以異楊慎深然其說愚考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縣治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入泗水即詩所云泮也雩乃此水本名以其為泮宮池又名為泮耳水因宮得名而謂宮以水得名乎戴揚可謂喜於立異而不顧泮字之所從來者矣酈道元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成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箋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何氏楷曰王制云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宫周官注載古逸詩云有昭辟廱有賢泮宫田里周行濟濟鏘鏘相從執質以族以文辟雍泮宫皆所謂太學也特因天子諸侯而其名異耳王制又云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太學在郊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頖宫魯之太學也魯太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於此有事焉孔云泮宫泮水正是一物詩言采芹藻之菜則云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宫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泮宫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亦存古法而已具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宫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蕙田案諸侯學制見於經傳者惟魯為詳鄭
氏因謂諸侯惟立時王之學有功德者得立
三代之學今考文王世子稱王命公侯伯子
男反養老幼于東序是諸侯皆有東序又稱

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者當於西學則諸侯皆有辟宗惟上庠之有與否則不可知耳諸侯亦有小學殷制在國中周制在郊

右諸侯學

詩鄭風子衿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

疏校是學之別名非謂鄭國稱校也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傳青衿學子之所服

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學子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聞我以思責其忘已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

春秋襄三十一年左氏傳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

右諸侯鄉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九